



戰國衛



戰 · 國 · 衛

—— 短篇小說選 ——

上 海

時代書報出版社

東 亞 書 局

— 經 理 人 員 —

總 經 理 人 員

序「衛國戰」

在這本集子裏我們蒐集了蘇聯作家在戰時寫就、也在戰時譯成中文的關於戰爭的短篇小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題材不僅將久久站在蘇聯作家的注意中心，並且將久久站在各國進步作家的注意中心。並不是因為這些作家在某種程度上酷愛軍國主義的意識，或者因為他們是平和主義者。不，這還有別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其他戰爭的不同，就是這次戰爭中捲入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對蘇聯各民族以及南斯拉夫、捷克、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各民族說來，這次戰爭是正義的戰爭。在這些國家裏，全體人民爲一個意念——爲自由獨立而鬥爭——團結起來，——致對抗外國劫掠者——法西斯奴役者。在神聖的人民團結不僅在戰時，即在戰後也保持着的那些國家裏，各民族是獲得了自由與獨立。在戰爭的進程中，賣國賊，敵人的間諜，合作主義者和失敗主義者不僅暴露了自己，而且在戰勝後成了歷史的滓渣，被自己的人民所拋棄。在解放了的國家（南斯拉夫、波蘭、捷克、羅馬尼亞）裏都已經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秩序。

在國難時建立的統一戰綫被破壞被出賣的國家裏，賣國賊，昨天的敵人的間諜，合作主義者和失敗主義者又上場了，他們對那些在戰時積極保衛祖國抵抗德寇的人發動了內戰。

希臘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在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和挪威那樣的國家裏，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看出統治階級是腐敗無能的。它們中間的一部份和希特勒黨徒簽了協定，另一部份則枯待在倫敦做流亡政權。人民大眾留在被佔領的國家裏，他們發動了對法西斯侵略者的艱苦的抗戰。

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的抵抗運動都是由共產黨員和無數愛國團體領導的，這一運動在擊潰德寇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勝利後，這些統治階級從流亡中間來了，他們馬上和抵抗運動的力量發生衝突。雖然事情沒有達到公開的內戰，但內中捲入了盟邦軍隊的尖銳政治鬥爭却妨礙了在這些國家裏建立起人民大眾的新民主秩序。民主力量是成長了、鞏固了，但反動力量（如戴高樂之流），倚靠着英美的干涉歐洲各國的政策，却成爲了發展新人民民主道路上的嚴重障礙。

所有這些戰後發現的新現象，事實上在對德戰爭的最初幾天也曾出現過。

在戰時的第一階段，很多人不能解釋為什麼法國會崩潰，為什麼希特勒會這麼快就征服了幾乎是整個西歐。

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希特勒德國背信進攻蘇聯。不僅是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報章，即是許多右翼的英美報紙也豫言蘇聯迅將失敗。但是，不僅僅是希特勒，即是赫司特輩也失算了。

一九四一年年底，當希特勒兇徒被阻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時，這些報紙上才開始把蘇聯當作一個謎般來描寫。上海的英國報紙『字林西報』在一篇社論中曾稱蘇聯為斯芬克斯。事實上却毫無神祕的事情發生。

蘇聯人民一致奮起保衛自己的祖國，而在挨了敵人的第一下偷襲以後，就開始展開自己的力量把劫掠者逐出領土並在『法西斯野獸的巢穴中消滅牠』。

蘇聯人民的英雄主義引起了盟國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承認和愛忱。保衛自己的社會主義祖國時，工人和集體農民變成了人民英雄。蘇聯人民顯示了對祖國的不能摧毀的忠誠。這在戰爭史中是前所未見的。

在戰時，甚至友人都詢問：俄羅斯人那裏得來這種力量？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在戰時蘇聯文學中去找尋。向讀者講述不久以前的事變，文學比科學文章或是軍事歷史家的分析要好得多。在取自戰鬥環境的藝術形象和文學類型中，作家更清楚地顯示出戰爭中活生生的人，顯示出勝利如何來到，顯示出戰爭對千百萬普通人民有什麼意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所有它的參加者都進行過帝國主義目的的戰爭後，出現了一種強大的文學運動——平和主義。對無意義的——從人民的觀點來看——戰爭的本能的憎恨產生了束手待斃的平和主義。

在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千萬人民都知道他們為什麼作戰。蘇聯戰士的英雄主義是從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意識中誕生。南斯拉夫、波蘭、法國和其他國家的英雄主義是從必需為人民大眾建立新民主秩序的意識誕生。由於這種戰爭的緣故，束手待斃的平和主義是不能出現了。

蘇聯的文學和各國的進步文學是作為世界各民族民主力量反對反動勢力、反對帝國主義壟斷利益、反對新戰爭煽動者的鬥爭的勝利信念而發展起來的。

世界文學中這一新現象的根源還在戰時就已出現。今天，作為各國進步文學的刃鋒的並不是戰後的平和主義，而是為持久和平與真正人民民主的鬥爭。

如果『衛國戰』能夠幫助讀者瞭解現時這些新現象，那我們就認為這本集子的任務是已經盡了。（水夫譯）

羅果夫

一九四七年五月九日勝利節 上海

托爾斯泰

(А. Толстой)

俄羅斯性格

(РУС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俄羅斯性格——給一篇不大的小說題上這樣的名字，含的意義是太重了。可是有什麼辦法，——我要跟您談的正就是俄羅斯性格。

俄羅斯性格！你倒來描寫描寫看……講些英勇事蹟吧？但是這種事蹟那末多，你簡直不知講那一件好。幸而我有一個朋友，他講了一件私生活中的故事而把我解救了。他怎麼樣打破人們——那我不預備講了，雖然他也佩着金星，半個胸膊都浸在勳章裏。他這一個人簡單溫良而平凡，是薩拉托夫洲伏爾加流域的一個集體農民。然而在別人中間，他顯得體格很強健和勻稱，而且很漂亮。有時候，你看他從坦克的砲塔下來的時候像是戰神！他從戰車中跳下來，梳下濕潤的鬚髮上的鋼盔，拿破布揩揩骯髒的臉，那時候他一定會露出衷心友誼的微笑。

在戰爭中，人們經常在死亡旁邊徘徊，他們會變得好起來，任何缺點都會從他們的身上除去，好像是經過太陽炙晒過的不健康的皮膚，他們的身上祇剩了細胞。當然，有的人比較堅強。有的人比較柔弱，但是甚至於那些細胞有缺陷的人也是很努力，人人都想做良好而忠真的同志。不過我的朋友葉哥爾·德列莫夫，他在戰前就是品行良好的，他非常敬愛自己的母親瑪麗亞·波里卡爾波芙娜和父親葉哥爾·葉哥洛維奇。「我的父親是一個很方正的人，第一他尊重自己。他說，孩子，你將來要在世界上見到許許多多事物，國外也可以去去，不過俄羅斯的稱號你要以之自豪……」

他有一個未婚妻，是伏爾加河上同一個村子裏的人。關於未婚妻和

妻子，我們熬得很多，尤其是假使前綫沉寂，天寒地冽，土窖裏點着火，爐子轟轟地燒着，大家吃過了晚飯的時候。大家閒扯起來，你就豎起了耳朵聽。譬如說，這末開始：『什麼叫愛？』有人說：『愛是發生於尊敬的基礎之上的……』又有人說：『完全不對，愛——這是一種習慣，人不單是愛妻子，而且還愛父親母親，甚至於動物……』『嗤，不通之至！』第三個人說，『愛——這是當你全身沸騰，人像喝醉了酒一樣……』於是這樣一小時一小時的發揮下去，直到長官插進來，用命令的口吻確定重心的時候……葉哥爾·德列莫夫，對於這一類的談話總是很拘謹，祇不過向我稍提及些他的未婚妻，他說她是一個好姑娘，既然她說過要等待他，那即使他祇剩了一條腿回去，她也是要等待到底的……

關於戰勳軍功，他也不愛多嘮叨：『這種事情不願回想！』——他會因此而皺着眉頭抽起烟來。關於他的坦克的戰鬥事業，我們是從坦克手們的口中打聽到的，尤其使聽者驚奇動容的是駕駛員朱維列夫。

『……你想，我們剛剛展開陣勢，我就看見小山後面出來了……我就叫：中尉同志，虎型坦克！「開足速力向前！……」他說。我就沿着縱林掩護起來——一會兒向右，一會兒向左……那虎型坦克盲目地射擊，一下子——在旁邊飛過……中尉同志對準它向側面打了一下，——就迸濺開來！向砲塔又是一下，把砲架轟了下來……第三下，那虎型坦克所有的隙縫中都冒出烟來，——火綫向上噴到一百公尺高……車內的人員都從預備艙口裏爬出來……萬卡·拉普興揮動機鎗，——他們因此都躺著，壓着腳……我們的通路是清除了。過了五分鐘，我們飛進村莊。我也就拚命了……法西斯蒂往各處逃走……可是道路泥濘，有的人脫下靴子，光穿了襪子逃走。大家都向一所棚房跑去。中尉同志對我發出命令：『哦，向那棚房進攻。』我們就撥轉砲口，我也開足速力向那棚房馳去……我的天！屋樑木板，碼頭和坐在屋頂上的法西斯蒂嘩啦啦地敲着鋼甲……我並且還一面掃射着，其他的人都舉起手來——零零落落的……』

葉哥爾·德列莫夫這樣作戰着，一直到他發生不幸的時候才止。在庫爾斯克大戰時，敵人們已經流完了血而動搖了，他的坦克在山崗上的小麥田裏給一砲打中受了傷，車中的人員有兩人戰死，給第二砲打中的

時候，坦克燃燒起來。駕駛員朱維列夫從前面的艙口中跳出去，又爬上鍋甲，把中尉拖出來，——中尉那時已經失去知覺，身上的衣服已經着火。朱維列夫剛剛把中尉拖開，那坦克轟然一聲猛烈爆炸，砲塔反給扔到五十來公尺之外去了。朱維列夫用手掬起鬆軟的泥土，撥在中尉的頭上和衣服上，把火撲滅。然後從一個彈穴爬到一個彈穴地挨到包紮站上去……『那時候我為什麼拖着他走呢？』朱維列夫講道，『因為我聽見他的心還跳着……』

葉哥爾·德列莫夫保全了生命，甚至於沒有喪失視力，雖然他們臉燒得有幾處地方連骨頭也看得見了。他在醫院裏躺了八個月，他連一接二的施行整形手術，鼻子，嘴唇，眼臉和耳朵都恢復了。八個月以後，他脫下織帶，看看那自己的，然而現在却又不是自己的臉。女看護給了他一面小鏡子，轉過身去哭了。他立刻把鏡子還給她。

『有時候還要壞呢，』他說，『這樣子也可以了。』

以後他沒有向看護要過鏡子，不過常常撫摸自己的臉，彷彿想習慣它。委員會覺得他可以担任非戰鬥的工作。但是他到將軍那裏去說：『請你准許我歸家。』『可是您殘廢了呀，』將軍說。『那裏，我不過醜陋些就是了，這對於事情毫無妨礙，戰鬥力我是可以完完全全恢復的。』將軍談話時竭力不看他的臉，葉哥爾·德列莫夫發覺了，他不過掀開那像隙縫般畢直的紫色的嘴唇笑笑，他得到二十天假期去恢復健康，他回家去看父母。這剛正是在今年三月裏。

在車站上，他想叫載貨馬車，但是仍舊步行了十八俄里。四周還是堆着雪，又潮濕又荒涼，寒風刮起他外衣的邊緣，耳朵裏呼呼地吹着孤寂的愁思。他到村莊，已經暮色蒼茫了。那是井，高高的吊桶架搖着和啾啾啞啞地響着。從這裏數過去第六所屋子就是父母的屋子了。他忽然站住，把手塞在口袋裏。搖搖頭。他折轉身體向着屋子。跪在雪裏，俯身對着小窗，看見了母親，她在那吊石桌子上空的燈盞的幽黯的光下佈置食桌，預備晚餐。她還是裹着那暗色的頭巾，從容而慈祥。她老了，瘦削的肩膀高聳着……『唉，早知道如此，就該每天寫一兩個字給她，說說自己的事情也是好的……』她把數得清的幾樣東西放在桌子上——一杯牛奶，一塊麵包，兩隻匙，一碟鹽，放好之後，她把羸瘦的手又在胸前，站在桌子旁沉思起來……葉哥爾·德列莫夫看着窗裏的母親，知

道是不能嚇她的，不能使她老人家的臉絕望地發抖的。

哦，好吧！他打開邊門，走進小院子，站在階沿上敲門。母親在門裏應答：『誰？』他答道：『是蘇聯英雄葛洛莫夫中尉。』

他的心跳了，他把肩膀挨在門柱上。不，母親沒有聽出他的聲音。他自己也好像是第一次聽見他在那一切手術之後起了變化的嗓子——啞啞，而模糊不清。

『老爹，你要什麼？』她問。

『兒子德列莫夫中尉帶信來給瑪麗亞·波里卡爾波芙娜請安。』

於是她開了門，衝到他面前來，握住了手。

『還活着嗎，我的葉哥爾？身體好嗎？我請你到屋子裏來。』

葉哥爾·德列莫夫坐在桌子旁邊的長凳上。這個位子是他雙腳還伸不到地的時候就坐起的，母親那時候常常撫摸他那鬚髮的頭說：『吃吧，孩子！』他開始講他的兒子，也就是講自己，講得很詳細，他吃得怎麼樣，喝得怎麼樣，什麼也不感到缺乏，身體總是很健康，很愉快，更簡括地講些他駕着自己的坦克去參加的戰事。

『請問你，打仗可怕嗎？』她打斷了話，黑眼睛看着他的臉。

『嗯，當然是可怕的，老婆婆，不過是慣了。』

父親葉哥爾·葉哥洛維奇來了，他在這幾年中也顯得老了，他的鬚鬚上彷彿撒着麵粉。看看客人，在門檻上頓頓那雙已破的靴，不慌不忙地抖抖圍巾，脫下皮襖，走到桌子前，握手問好，——啊，那隻熟悉的又闊又公正的父親的手！他也不開口問什麼，因為不問也很明白，這一位掛滿勳章的客人來做什麼，所以他坐下來，半闔着眼睛，也開始聽下去。

辨認不出的德列莫夫坐得辰光越長久，講的是自己而又不是自己的話說得越多，他越不能說穿，越不能站出來說：你們認認我這醜小怪吧，媽，爸！……他坐在父母的桌子旁邊，覺得又舒服，又不舒服。

『哦，好了，我們吃晚飯吧，你張羅些什麼東西給客人吃吃。』葉哥爾·葉哥洛維奇打開舊的小碗櫃的門，櫃裏左角上有一隻火柴匣，匣子裏放着釣魚鉤，——那些釣魚鉤還是放在那裏，——還有一把敲去了嘴的茶壺，這茶壺也還是放在那裏，那地方發出麵包片和蔥葉的氣味。葉哥爾·葉哥洛維奇拿出一瓶酒來，——一共祇有兩小杯，他歎惜酒沒

有了。他們坐下來，像過去幾年一樣。到了吃晚飯的時候，德列莫夫中尉才發覺，母親特別注意他拿湯匙的那一隻手。他笑了笑，母親舉起眼來，她的臉病態地抖了一下。

他們談談各種事情，來春將怎樣，人民能不能應付播種工作，並且預料今年夏天戰爭要結束了。

『爲什麼您預料今年夏天戰爭會結束呢，葉哥爾·葉哥洛爾奇？』

『人們生存了，』葉哥爾·葉哥洛維奇回答，『闖過了死亡的關頭，現在是阻不住他們的了，敵人祇好逃跑了。』

瑪麗亞·波里卡爾波芙娜問道：

『您沒有講到他什麼時候會得到休假，到我們這裏來就一陣。不見他有三年了，大概長大成人了，鬍鬚也有了……唉，每天在死亡的邊上，他的嗓子大概也變粗了吧？』

『嗯，也許來了，你們也認不出了，』中尉說。

他們領他睡在坑床上，他記得它每一塊磚頭，木桿牆中的每一個隙縫，天花板上的每一個木頭的節。有一股羊皮毛和穀物的氣息透出來——這是到死的時刻也忘不了的那種親切的安樂窩。三月的風在屋頂上呼呼的吹。隔壁，父親在打鼾。母親翻來覆去的嘆着氣，沒有睡着。中尉伏着身子睡着，臉掩在手掌之中；『難道真的她認不出嗎？』他想着，『難道她認不出嗎？媽，媽……』

早上，他給木柴嘩啦嘩啦的聲音所驚醒了，母親小心地在坑旁邊做事；垂下的繩子上掛着他那洗乾淨的綁腿布，門口放着擦過的靴子。

『小麥薄餅你吃嗎？』她問。

他沒有立刻回答，從坑上爬下來，穿上軍衣，束上腰帶，赤腳坐在長凳上：

『請問您，你們這兒村莊上有個叫卡佳·馬萊希娃的嗎？她是安德萊·斯吉邦諾維奇·馬萊希夫的女兒。』

『她去年在講習所畢業了，現在在我們這裏做女先生，你要看看她嗎？』

『你的令郎託我一定要向她問好。』

母親叫一個鄰居的姑娘去找她。中尉還沒有穿好靴子，卡佳·馬萊希娃就已經跑來了。她那寬大的灰色眼睛發着光，眉毛驚異地往上飛揚

着，臉頰紅潤而愉快。當她把頭上的絨絨巾甩在寬闊的肩膀上的時候，中尉甚至於暗暗裏呻吟起來——吻吻這些溫暖而明亮的頭髮吧！……他覺得他的女朋友總是這樣的：鮮豔，溫柔，愉快，善良，美麗，她一進來，整個屋子都成了金的了。……

『葉哥爾託您來問好嗎？』他背着光站着，祇是低着頭，因為說不出話。『我日日夜夜等着他，請您告訴他……』

她走近他。看了一眼，她髻髯胸中挨了一下打擊，退後去，大吃一驚。於是他決定走——就在今天。

母親焙好了牛奶小麥薄餅。他又講到德列莫夫中尉，這一次講的是他的戰勳軍功，——他講得很殘酷，眼睛也不抬起來看卡佳，免得看見她那可愛的臉上露出因醜陋的臉而引起的反映。葉哥爾·葉哥洛維奇曾經想設法弄一匹集體農場的馬，但是他仍舊像來時那樣步行走到車站。他給剛才發生的一切事情緊壓得痛苦非凡，甚至於他不時站住了腳，用手掌敲打自己的臉，聲音嘎啞地反覆着說：『現在怎麼辦呢？』

他回到自己的兵團裏去，這時兵團正在深遠的後方補充。戰友們這樣真切高興地歡迎他，以致於使他不能安睡，不能下嚥和不能透氣的心事都烟消雲散了。他決定不要讓母親立刻知道他的不幸的事。至於卡佳，——他要拔除這根刺。

大約在兩星期之後，母親寄來了一封信：

『你好啊，我的愛兒。我連信也怕寫給你，我不知道怎麼辦。你那邊曾經有一個人到我們這兒來過，人很好，就是臉很醜。他本想住一些時候，但是忽然又立刻動身走了。從那時起，我的兒，我一夜也沒有睡過，——我覺得你好像來過了。葉哥爾·葉哥洛維奇因此罵我，——他說，他這老太婆完全瘋了：假使他是我們的兒子，難道他不說穿嗎？……為什麼他要隱瞞呢？這如果是他，那末有了像到我們家來的這一個人那樣的臉，要驕傲才是。葉哥爾·葉哥洛維奇想說服我，但是母親的心——總是以爲：這是他，他來過我們家了！……這一個入睡在坑上，我把他的大衣掛在院子裏，刷刷乾淨，我就倒在大衣上哭了——這是他，這是他的大衣！……葉哥爾，寫信告訴我，看在老天爺的份上，——那是怎麼回事？難道真的我是瘋了。……』

葉哥維·德列莫夫把這封信給我——伊凡·蘇達廖夫——看，一面用衣袖拭着眼睛，講他的故事。我對他說：『瞧，我說是性格衝突了！』

你這傻瓜，你這傻瓜，快些寫信給母親，請求她原諒。不要使她發瘋……她很需要你的形相！你這種模樣，她還是會愛的……」

他當天就寫了封信：『雙親！請你們原諒我的過失，我兒子確實是到你們家來過的……』等等。用細小的筆跡寫了四頁，他簡直十二頁也寫得下，假使容許的話。

我和他在砲兵射擊場上站了一些時候，有一個兵士跑來對葉哥爾·德列莫夫說：『上尉同志，在找你……』那兵士的表情髣髴像一個要纏喝酒的人，雖然他一切都很正常。我們到村莊上去，走近我和德列莫夫同住的屋子。我看見他很不自在，老是咳着嗽……我想：『坦克手，坦克手，神經竟還未脆弱。』我們走進屋子，他走在我前，我祇聽得：

『媽，你好啊，這是我！……』接着我看見一個矮小的老婆婆到在他的身上。我一看，這裏原來另外還有一個女人。說實話，像她這樣的美人兒不止她一個，別的什麼地方也是會有的，不過我個人却還沒有見過。

他拉開身上的母親，走近這一個姑娘，我已經說過，這是身體強壯的戰神。——『卡佳！』他說，『卡佳，您來做什麼？您是答應等著的，不是這個……』

美麗的卡佳回答他說，——我雖然已經走到前室裏去，但是還聽見『葉哥爾，我預備和您過一輩子。我要忠實地愛您，非常非常愛您……不要扔下我……』

嗯，這就是俄羅斯性格！好像人很簡單，可是來了災難，或大或小地總要在人的身上起一種偉大的力——人的美。

（白 塞譯）

塞拉菲木維赤

(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

嬰 孩

(РЕБЕНОК)

我們馳過了伊洛芙里亞河(Река Иловля)上的鐵橋。我們有一大隊軍用列車：幾千個從各托兒所撤退的孩子和近三百名紅軍戰鬥員。

太陽低垂在赤裸裸的草原上。車廂裏準備進早餐了，傳來了兩響的爆炸聲。後來接連的又來了。列車停下。孩子們一面號叫，一面像豌豆似的從車廂裏撒下來。後來又跳出紅軍戰鬥員。大家都躺在草原裏。

白煙惡相地在鐵橋上瀰漫。有十五架敵機在破壞那橋。我們的高射炮開口了。精工製造的榴霰彈從三四千公尺的高空中掉下來。要是它擊中的話——就沒命了。

我盡力遠離車廂跑去，車廂頂上嘩啦啦的響着撒下來的榴霰彈。有一個小姑娘——五歲半，蹣跚縮腦地緊握着我的手，急急忙忙的閃動着赤裸的小腿。她身上祇穿一條短褲。我們躍出了所坐的車廂。

我們在地上。爆炸以不可言喻的力量震動着整個草原。眼睛利時昏暗，但是胸口悶塞住了。如果站着的話，我們要被那種空氣的震動猛烈地擊倒在地上了。像浪潮似的洶湧的烈煙惡形惡狀地旋捲着擁過那小河。橋在濃煙中看也看不見了。有一個躺在不遠的地方的紅軍戰鬥員抬頭看看那白煙說：

「簡直像是一噸多重的炸彈，力量大得使人難以相信。好像舐光了一樣！」

高射砲轟擊着。大多數飛機衝到一邊，然而向上飛走了。有五架向和平的工人村衝去，炸彈開始在那裏兩聲一下的爆炸。一捲一捲濃烈的黑煙旋捲起來，火舌穿出來向上竄去。這幾架也飛走了。祇有一架，冒着黑煙，錐鑽似地向下衝來。

「到車廂裏去！」

整個草原蠕動了，迅速地向軍用列車流去，我也攙着史維特朗娜（Светлана）的手跑着。他捲縮着小頭，施出全身的孩子的氣力閃動着那雙赤裸的小腿。跑到鐵路的路基。列車已經以全速力開走了。在遠處噴着烟，消失了，四周圍是草原。我們獨個兒。離開軍用列車跑得太遠了。黑烟濃烈地在村子上蠕着，蔓延開來，火舌竄出來得更多，侵蝕着草蓋的茅屋。

沒有辦法。我們沿着路基步行走到位在十一公里之外的另外一個車站。伊洛芙里亞河裏火勢猛烈，我們沒有辦法。河呼吸着難受的熱氣。鐵路綫苦惱地閃耀着。忽然史維特朗娜坐在炙熱着的沙上，大得像雨蓋似的眼淚透明地掛在她那捲曲的睫毛上。她號啕大哭起來，熱淚浸潮了我的手。

「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我撫着她的小頭，拭去眼淚鼻涕，但她還是哭着。

「你怎麼了？」

她在號哭中勉強說出口來：

「她頭沒有了……」

「誰，我的小朋友？」

「她，一個女孩子……」

「慢着，你怎麼了，什麼地方？」

「你知道轟炸密特維其蔡（Медведица）橋的事嗎？德國人飛走之後，孩子們跑去，我也跑去。橋堅固地還在，可是工人住的地方全燒光了。孩子們是在巷子裏玩耍的。孩子們的手腳都飛走了，有一個女孩子的頭沒有了。她的媽媽跑來，倒下去，抱住她，但是頭沒有了。祇有一個頸。人家想把她拉起來，但是她不肯，掙脫着，撲在她的身上，可是她祇有頸，頭沒有了。還有別人的媽媽找尋自己的孩子們的手，腳

和小塊的衣衫。」

她停止哭了。用手背拭去眼淚，說道：

「老爹，我要吃東西。」

「親愛的，我什麼也沒有。我們快點走，也許車站上有飯店，可以弄到些什麼東西。」

我們急急忙忙的走，她又搬動赤裸的小腿，緊縮著頭。熱氣噴在草原上。出現了一個小車站。走了十一公里路了。有幾個持槍的紅軍戰鬥員換班下來，坐在日影裏。面色畸形的史維特朗娜嚇得混身戰慄，抱住了一個紅軍戰鬥員，抱住了他和槍：

「它又來了，它飛來了！」

「你看見在那兒？天上是乾乾淨淨的。」

「我聽見咕——咕——咕……咕……」

是的，它飛得很高，好像是一架偵察機，看看橋怎麼樣了。她實實地傳達出了那種跟着敵人同來的死喪的波浪形的聲浪。爲了想法安慰她，我重複說道：

「沒有，什麼也沒有。天上沒有什麼。」

「嗤：你！你老爹耳聾。你老爹別叫我扯謊，你自己騙人。它在飛，想向這所小房子丟炸彈，我的頭也要沒有了。」

她譫狂地號哭。

「瞧火燒，孩子橫七豎八的倒下……」

有一個紅軍戰鬥員撫着她的小頭，她入睡了，還是抱住了那紅軍和步槍，稚氣地在睡夢中訴怨地抽噎。那紅軍戰鬥員坐得不舒服，但是他一點也不動，恐怕驚動那嬰孩。日影短了。那些紅軍戰鬥員蹲着，把步槍握在兩膝之間，一聲不響地坐着。比較老的那一個——他的鬚髮已經斑白——說道：

「這就是怕人的事：我們開始習慣了，對一切都習慣了，戰爭，孩子們橫七豎八的倒下，據說也是戰爭。」

「哦，對這可真不會習慣。」

「說不會習慣……你以爲祇有那些橫在血裏的孩子——幸嗎？不，弟兄，德國兵傷害了整整的現在的這一代，傷害了靈魂，他們心裏都受傷

了。你懂嗎，所有這些德國人都像蟲豸似的腐爛了。可是我們的孩子，整個這代人却將留下創傷。」

「哦，那末怎麼辦呢？」

「怎麼，怎麼辦！用牙齒咬破喉嚨，別讓他透氣。它們今天有十五架，可是祇打下了一架。這怎麼的？」

「高射砲是有的。」

「高射砲是有的。你鼻下鼻涕是有的。用步槍打，讓眼睛學學慣——我們用步槍把它們打下來的，那還少嗎。你有仇恨——就會打得下來的。這個小小的女孩子在教你，她跑來了，可是你却說高射砲。」

大家的眼睛嚴酷地迷着，嘴唇緊閉着，髒髻像用鐵緊鎖着似的。死一樣的沉寂。有一個紅軍戰鬥員站起來，揮着手。有一個巡邏的騎士在草原上飛馳，回過來到小站上來。他還沒有馳到，那紅軍戰鬥員喊道：

「橋炸得很厲害嗎？」

那巡邏員默然從馬上跨下，把韁繩套在一個小柱子上，坐到日影裏去，他在短椅裏掏了一會，他拿出一張壓皺的小紙頭，在膝上把它撫平，默然的傳給隔壁的人。旁邊那人準備好了似的給他倒些煙草。他高興地抽起煙來，說道：

「橋完整無損。剛才它在煙裏面看也看不見。一些小損傷在來的時候都收拾好了，晚上火車要開了。」

「喔唷，那好極了。」

眼睛愉快起來。

「我說他們連轟炸都不會。」

那巡邏員彈了彈煙灰。

「橋他們不會炸，可是工人村倒全給燒光了。許多人死了，有不少孩子……現在在灰堆中挖掘。在拖那些燒焦的屍首。還有雞，鴨，牛。」

「爲什麼不四散跑開呢？」

「他們怎麼幹的：所有的飛機都沿着村邊飛和燒，後來才燒中央部份。草屋頂，到處是草，乾草，籬垣——像火藥似的爆烈着，沒有地方可逃。邊上當中都是火。」

那女孩子醒轉來，拭拭小眼睛，說道：

「火呢？」

「火熄了。」

「孩子們呢？」

那巡邏員剛剛張開嘴，那幾個紅軍戰鬥員衆口同聲的咕噪道：

「一個人也沒有碰動，都跑到河邊的柳林中去了。」

那女孩子拍拍手說：

「老爹，我要吃。」

那些紅軍戰鬥員忙起來了，他們打開自己的囊，有人傳給她乾的白麵包，有人傳給她一小塊糖。有一個人找到了一小塊糖菓。那女孩子坐在橈上，動蕩着小腿，像老鼠似的咕咕咯咯的吃乾的白麵包。有一個紅軍戰鬥員並不專對什麼人地說道：

「現在進攻吧！」

大家都默然。

調整員用小旗子向我們揮動。

「尼基丁（Никитин），你坐到末了第二節車廂裏去，在乾草堆上睡覺。」

（白 寒澤）